

于 之

秋 云 淡 淡

一寄冰夫

又是金秋又是金秋
灿灿秋阳淡淡秋云森森秋水
秋风秋叶秋声秋雁秋……秋……

漫步归来信手
捡个彤彤夕阳
点燃世纪末之烟斗
余岚袅袅
再吸它两三口

常春藤花叶垂挂成帆
临风小楼台漂泊似舟
独揽秋霞神驰九州

碧空尽
天地悠悠
谁与我共饮这杯浓浓的
秋思这酸甜苦辣百般无奈
了犹未了的情缘
这劫后余生之不堪回首
20世纪最后的秋愁

且喜病树前头
万木竞秀
母亲河青春重返
欢涌清流
干脆我翻了蚱蜢舟
抛却那许多愁
纵身柔怀畅游
不远处新世纪韶光
正含笑挥手
挥手
翩翩“心”字去矣
觅绿野仙踪
一声问候

满天星斗

王 果

轭 思(外一首)

有一双沉思的眼睛
一瞬对视之后就无法把它遗忘

那是一双牛的眼睛
博大深邃得像海洋
能容纳天上的风海上的浪
犁 低垂的眼神
能承受脖颈的重 轭吗
它相对无言
只是默默地嚼草默默地犁地
默默地向人们友好地张望

它默默地向人们友好地张望
那是两道洞察悠悠历史的目光
千百年来，耕耘中原大地

犁出了两条宽宽的渠道
那就是黄河与长江
逐鹿中原 鹿死谁手
它阅尽了人间的盛衰兴亡
它的四蹄始终紧扣着大地
哪里有它的蹄印
哪里的土地就萌发出绿色的希望

它默默地向人们友好地张望
那是两道坚毅的冷峻的目光
它犁醒冰封三尺的地层
它犁除一切荆棘和丛莽
水上有纤绳，地上有辕轭
一步一串汗，一鞭一创痕
任重而道远吗？是的
还要挤奶 还要拉车 还要耕翻
动物园里没有它的地位，颐养天年

它默默地向人们友好地张望
那是两道 悒郁的悲愤的目光
它褐黄的肤毛稀疏 黢瘃
褐黄的颜色同这里的土地相仿
它的颈项血丝缕缕，缕缕锈斑
那是辕轭长年累月烙下的痕迹

它仍然默默地向人们友好地张望
此刻，夕阳西下昏鸦 聒噪的黄昏

它低垂的眼神是何等黯淡的目光
它老了，它明白自己垂老的下场
它被牵出牛厩，诀别田野，走向屠场
它远远就听见了那刀俎砍剥的声响
它脖颈的轭呢
留给子子孙孙 仅此遗产 代代相传

有一双沉思的眼睛
久久对视之后
那风雨剥蚀的轭紧紧嵌入我的心中

选自诗集《轭下》，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2002 年版

太 阳 独 白

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
天下，此之谓三无私。

——《礼记》

梦寐萦怀大地
黎明我喷薄而出

启动金色的车轮
我先去看望昆仑
一位白发三千丈的老人

此刻冰雪覆盖身体
他多么渴望需要我暖暖的温存

我更深情地惦记
一个郁郁寡欢的少女
她是黄梅时节的南方平原
那绵绵梅雨啊
就是她 悒 闷的泪珠
驱散那雨那雾那沉沉 气压
帮助她恢复明媚的风韵

还有森林还有河流还有土地
土地上的小草草丛中的蚂蚁
土地上的芳菲 芳菲上的蜜蜂
一视同仁全都是我挚情的弟兄

但是不要说
万物生长靠太阳
如果没有万物存在
无从显示我的功能
而且不要怕
黑夜来了我并没有消亡
在人们视野以外的彼岸
我继续运行发光

我不喜欢那个追日的夸父
要垄断阳光吗

饮尽江河难自救
涸竭而亡

还有那个名叫什么后羿的屠夫
千百年来被炒作为射日的英雄
太阳应当射杀吗太阳能够射杀吗
自远古以来就不断制造神祇演化愚昧

“大哉乾元至哉坤元”
向浩浩乾坤
献上我的光我的热我的爱心
我才不是大千世界的公众仆人

原载《重庆艺苑》2002年春季卷

王小龙

在这座城市(三首)

一种表情

一种绝对的表情
绝对的平静
绝对而又复杂
当我突然觉得屋子的一角
无声无息 已经很久
我去拉开布帘
老人的眼睛转了过来
我知道自己是另一块天花板
在被她浑浊地凝视

以后 在癌病房
又一次看到这种表情
在父亲床边

你敲响钢琴键
想象这个音
无限延长

总有一天
我也这样久久凝视
天花板及其他
绝对地凝视
往事在晨光中纷纷扬扬
也许那时
我才能真正明白
这种表情
绝对而又复杂

谁 的 手

死去的日期需要预约
像是去见一位大人物

必须准时，你沿着桌边滑下去
准时地想起一生中的很多错误

零点过后是忏悔的最佳时刻
楼前楼后猫狗齐鸣直到天亮

一只柔软的手把门推开
阳光顺着指头流淌下来

你在地板上浮起
以一种优美的姿态展示无辜

必须准时，否则你将失去机会
悲惨地看见女儿长出白发

悲惨地迷失在荒凉的心境
把每一条弄堂都走成迷宫

把脸埋在父亲冰凉的胸口
你就预约了死去的时刻

惟一不明白的是
那只柔软的手，阳光的指头

是谁的手呢？啊
那是谁呢

椰子 和 哲学

它沉 卧 在你的书橱顶上
我惊 讶 它的旁若无人
一抹阳光黯淡地走过屋子
它缓缓转动起来
它的模样聪明极了
使我想起来一些人物的头颅
一些居高临下的声音
阳光黯淡地走过屋子
它在你的书橱顶上沉 思
我惊 讶 它的随遇而安
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想象
它悬挂在海边的风中
在桅杆和橡胶林之间
无数骄傲的乳房涨得滚圆
我一直在想象，多年以来
在一个远离大陆和喧嚣的村庄
梦和现实的距离
这一切终于不再抽象
变成一件可以触摸的东西
具体得令人无话可说
你让它开口说出人话
它的模样聪明极了

在这个冬日的黄昏
太阳枯萎在你的书橱顶上
我想哲学是适应力很强的
一颗头颅或者
一个子宫

可是你大概不会知道
它来自一片漂泊的圣地
那个村庄对我意味着什么
你永远也不会知道
那果实坠落的时候是多么痛苦

以上原载《创世纪》2002年9月号

韦 泱

吴 淞 口

水域浩渺而又苍茫
水的根须四处弥漫
在水面之上，或者深处舞蹈
喧哗和寂静的背面
藏匿着水的踪影
无时不在的水
穿越我想象的双眼
总是赶在黎明之前
抵达，甚至覆盖一切

哦，潮涨潮落的吴淞口
被淡水和咸水簇拥
温顺而诡谲
汹涌而狡黠
航道若隐若现

水的光芒闪烁着
留下的痕迹渐渐凝固
我在水波的躁动中
航行，寻觅着水的声音

一个地名，在水中浸泡着
水光的折射中
清晰地凸现 上海
这座城市，从泥滩中走出
在沙船和舢板的摇晃中长大
在我的内心，吴淞口
是一个辽阔的伤口
一个刚刚愈合隐隐作痛的伤口

1840 年
水花骚动着
时间，辟成细小的碎浪
鸦片战争映红了水面
吴淞炮台 陈化成
抗争着 沉陷着 哀叹着
又被死亡所紧紧缠绕
黑色鸦片
掠过舷窗和螺旋桨的飞动
呼啸而来 中国的
茶叶、丝绸、大豆、书画、古瓷
顺着水势流走了
屈辱和沧桑无法销匿

无法付诸东流
镌刻进深深的湍涡.....

闪烁的灯塔，永久屹立水中
是我梦中惟一的伙伴
水丛及它的周边，生长着
港区电站林立的塔吊
吴淞口
昂首于长江的出海口
溯江而上
是长江三角洲的丰饶与神秘
是中原深不可测的腹地
是格拉丹冬冰川的圣洁
吴淞口
扇形般展开的视野
每一滴水珠都与
太平洋大西洋北冰洋的潮水汇合
看啊，被江风托起的鸥鸟
载着水之梦水之歌
追逐着银鱼的跃动
追逐着远处的航笛

原载《文汇报》2001年10月20日

火 俊

纸 鸟

告诉我这支烟何时点燃
这些草芥
何时在风中
扭曲成树叶
语言
和发酵的贞洁
逐水而去
复
逆水而亡

暧昧的欢呼
黑夜爬上翅膀
告诉我手掌下的纸何时渐渐枯黄
拥挤的声音瑟瑟发抖
花为何纷纷谢去

手杖何以鱼一样
来回穿梭

告诉我
不安的烈马在与火车相撞前请为它祈祷
我无法沉默
我在行囊中占卜着归期
告诉我情人节的困惑已穿越墓碑
朝圣者不绝如缕
告诉我
牙齿无法和玄铁较量
残垣断壁不能和历史作战

告诉我井水已枯
鹰已风化
火焰如英雄的鼾息
痴笑在祭坛上融化
告诉我
徘徊的亡灵沿着僵硬的泪光呆滞的泪光蹒跚而来

告诉我
一只苹果等待切开
一个女人在风中温柔地羽化
一寸等待在永无穷尽的孤独中喘息

阳光渐成去年的阳光
告诉我